

王船山先生遺著

侯 解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127.1
112-8



3 0466 7279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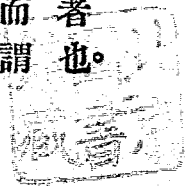
俟解題詞

所言至淺。解之良易。此愚平情以求效於有志者也。然竊恐解之者希也。故命之俟解。非敢輕讀者而謂其不解。懼夫解者之果於不解爾。其故有三。一者以文句解之。如嚼蠟然。而未嘗解之以己反諸其所言。所行所志所欲孰與之合孰與之離以因是而推之以遠大此解者也。吾且莫俟之一者謂汝之所言者然也。而吾之所尚者異於是。猶進野藪於王公之前。非所甘也。虛其心平其氣。但察其與人之所以爲人者離合何如。而勿曰汝能言之。未必能行之。況於

俟解題詞

一

230286



我。而。焉。用。此。爲。則。俯。而。從。之。此。解。者。吾。且。莫。俟。之。一。
者。則。謂。汝。所。言。者。陳。言。也。生。乎。今。之。世。善。斯。可。矣。如。
汝。所。言。則。身。且。不。安。用。且。不。利。吾。焉。能。從。汝。哉。同。此。
天。地。同。此。日。月。吾。亦。同。此。耳。目。同。此。心。思。一。治。一。亂。
同。此。世。運。堯。舜。之。世。不。無。惡。習。夏。殷。之。末。自。有。貞。人。
同。汗。合。俗。不。必。安。身。而。利。用。亦。何。爲。而。不。可。自。處。於。
豪。傑。哉。此。解。者。吾。且。莫。俟。之。甲。子。重。午。船。山。病。筆。

俟解

船山遺書

衡陽王夫之譔

博文約禮。復禮之實功也。以禮治非禮。猶謀國者固
本自彊。而外患自輯。治病者調養元氣。而客邪自散。
若獨思禦患。則禦之之術。即患所生。專攻客邪。則府
臟先傷。而邪傳不已。禮已復而已未盡克。其以省察。
克治自易。克己而不復禮。其害終身不瘳。玄家有煉
己之術。釋氏爲空。諸所有之說。皆不知復禮而欲克
己者也。先儒謂難克處。克將去。難克處。蔽錮已深。未
易急令降伏。欲克者。但強忍耳。愚意程子言見獵心

俟解

三

喜亦是難克。急畢竟難克。若將古人射御師田之禮。服而習之。以調養其志氣。得其比禮比樂。教忠教孝者。有如是之美。而我馳驅鷹犬之樂。淡然無味矣。則於以克己。不較易乎。顏子已於博文約禮。欲罷不能。故夫子於是更教以克己。使加上一重細密細勸。工夫而終不舍。禮以爲對治之本。若學者始下手做切實事。則博文約禮。如饑之食。寒之衣。更不須覓嚴冬不寒。辟穀不饑之術。且遵聖人之教。循循不舍。其益無方。其樂無已也。

讀史亦博文之事。而程子斥謝上蔡爲玩物喪志。所

惡於喪志者玩也。玩者喜而弄之之謂。如史記項羽
本紀。及寶嬰灌夫傳之類。淋漓痛快。讀者流連不舍。
則有代爲悲喜。神飛魂蕩。而不自持於斯時也。其素
所志尙者。不知何往。此之謂喪志。以其志氣橫發。無
益于身心也。豈獨讀史爲然哉。經亦有可玩者。玩之
亦於所喪。如玩七月之詩。則且沈溺於婦子生計。鹽
米布帛之中。玩東山之詩。則且淫泆於室家嚙吮寒
溫拊摩之內。春秋傳。此類尤衆。故必約之以禮。皆以
肅然之心。臨之一節。一目一字一句。皆引歸身心求
合於所志之大者。則博可弗畔而禮無不在矣。近世

有千百年眼史懷史取諸書。及屠緯真鴻苞陳仲淳
古文品外錄之類。要以供人之玩。而李贄藏書爲害
尤烈。有志者勿惑焉。斯可與於博文之學。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君子存之。則小人去之矣。不
言小人而言庶民。害不在小人而在庶民。小人小人之
爲禽獸。人得而誅之。庶民之爲禽獸。不但不可勝誅。
且無能知其爲惡者。不但不知其爲惡。且樂得而稱
之。相與崇尚。而不敢踰越。學者但取十姓百家之言
行而勸之。其異於禽獸者。百不得一也。營營終日。生
與死俱者。何事。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若將不及者。

何心芳春晝永燕飛鶯語見爲佳麗清秋之夕猶啼
蛩吟見爲孤清乃其所以然者求食求匹偶求安居
不則相鬪已耳不則畏死而震懾已耳庶民之終日
營營有不如此者乎二氣五行搏合靈妙使我爲人
而異於彼抑不絕吾有生之情而或同於彼乃迷其
所同而失其所界以資天地之至仁以自資其生此
君子所以憂勤惕厲而不容已也庶民者流俗也流
俗者禽獸也明倫察物居仁繇義四者禽獸之所不
得與璧立萬仞止爭一線可弗懼哉

以明倫言之虎狼之父子蠶蟻之君臣庶民亦知之

亦能之。乃以樸實二字覆蓋之。欲愛則愛。欲敬則敬。不勉強於所不知不能謂之爲率真。以察物言之。庶物之理非學不知。非博不辨。而俗儒怠而欲速。爲惡師友所錮蔽。曰何用如彼。謂之所學不雜。其惑乎異端者。少所見而多所怪。爲絕能棄智。不立文字之說。以求冥解。謂之妙悟。以仁言之。且無言克復敬恕也。乃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亦以驕情奪其志氣。謂之寡交。居處執筆與人。皆以機巧喪其本心。謂之善於處世。以義言之。且無言精義入神也。以言餽以不言餽。有能此者。謂之伶俐。鷄鳴而起。孳孳爲

利。謂之勤儉傳家。庶民之所以爲庶民者此也。此之謂禽獸。
有豪傑而不能賢者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能興。卽謂之豪傑。興者性之生乎氣者也。拖沓委順。當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終日勞而不能度。越於祿位田宅妻子之中。數米計薪。日以挫其志氣。仰視天而不知其高。俯視地而不知其厚。雖覺如夢。雖視如盲。雖勤動其四體。而心不靈。惟不興故也。聖人以詩教以蕩滌其濁心。震其暮氣。納之於豪傑。而後期之。以能賢。此救人道於亂世之大權也。君子小人。但爭。

義。利。不。爭。喻。不。喻。即。以。義。有。所。未。喻。已。必。不。爲。小。人。
於。利。未。喻。於。不。可。納。之。於。君。子。所。不。能。喻。利。者。特。其。
欲。喻。而。不。能。故。苛。察。於。鷄。豚。疑。枉。於。尋。尺。使。其。小。有。
才。惡。浮。於。桀。紂。必。矣。此。庶。民。之。禍。所。以。烈。於。小。人。也。
梁。惠。王。鴻。鷹。麋。鹿。之。樂。齊。宣。王。之。好。樂。及。雪。宮。之。樂。
孟。子。皆。以。爲。可。推。而。行。王。政。獨。於。利。則。推。而。及。於。大。
夫。士。庶。其。禍。必。至。於。篡。弑。言。一。及。之。即。如。莩。毒。之。入。
口。此。理。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私。之。於。已。則。自。賊。推。
之。於。人。則。賊。人。善。推。恩。者。止。推。老。老。幼。幼。而。已。非。已。
有。此。此。之。屋。藪。藪。之。粟。而。推。之。人。使。有。之。也。禽。魚。音。

樂游觀。私之於己而不節。則近於禽獸。眈眈之屋。藪藪之粟。擅有之而置於無用之地。禽獸之所不爲也。孔子言後其食。言不謀食。君子忠厚待人之詞也。抑春秋之時。風俗猶淳。貪者謀食而已。食之外有陳紅貫朽無用之物。以歛怨而積之。自戰國始至秦而烈。癡迷中於人心而不可復反矣。欲曰人欲。猶人之欲也。積金園粟。則非人之欲。而初不可欲者也。流俗之惡至此。乃有食淡衣麤而務此者。君子有救世之心。當思何以挽之。必不可絲毫夾帶於靈府。尤不待言。欲速成之病。始於識量之小。識量小。則謂天下之理。

聖賢之學。可以捷徑疾取。而計日有得。陸象山。楊慈湖。以此誘天下。其說高遠。其實卑陋。苟簡而已。識量小者。恆驕。夜郎王問漢孰與我大。亦何不可驕之有。苟簡速成。可以快意。高深在望。且生媚忌之心。終身陷溺。而不知媿矣。見賢思齊。而可忌乎哉。賢無窮。吾初不知有之境。賢者已至。乃至一得之善。吾且不能測其何以能然。而敢忌乎哉。見不賢而內自省。而可傲乎哉。不賢亦無窮。不賢者之所不爲而已。或爲之。歸於不賢一也。而敢傲乎哉。立身天地之間。父母生之。何以不忝。終日與人齟齬。何以不疚。會其理則一。

通其類則堯不足以盡善。桀不足以盡惡。不可以意
度。不可以數紀。方且無有告成之日。而况於速。故學
者以去驕。去惰。爲本識。自此而充。如登高山。登一峯
始見彼峯之矗立於上。遠望則最上之峰。早如在目
果在目也乎云哉。

不獲其身。易不見其人。艮以一陽。孤立於二陰之
上。陰盛之世。其庭之人。皆無足見者也。其是非鄙。其
毀譽。誣其去就。速其恩怨。苟見有其人而與之就。
不屑也。流俗汙世。不可與同也。見有其人而與之競。
亦不屑也。其喜怒無恒。徒勞吾之喜怒。而彼不受也。

孤行一意。迴不與之相涉。方且忌其爲非。而况或取其
一得之是。鳥獸不與同羣。唯不見其人而已。是以
篤實之光輝。如泰山喬嶽。屹立羣峯之表。當世之是
非毀譽。去就恩怨。漠然於己。無與而後俯臨乎流俗。
汙世而物莫能撓。故孔子可以筆削誅亂臣。討賊子。
而凶人不能害。孟子可以距楊墨。斥公孫衍張儀爲
妾婦。而不畏其傷。不然。雖自信其矚然之志操。而謙
退。則逢其侮。剛厲。則犯其怒。皆咎府焉。唯見有人而
與之爲訴。與之爲拒也。三代以下。惟黃叔度其庶幾
乎。爲陳寔則流。爲張儉石介則折。皆行乎陰盛之庭。

而見有人也

易曰。知鬼神之情狀。然則鬼神之有情有狀明矣。世之所謂鬼神之狀者。髣髴乎人之狀。所謂鬼神之情者。推之以凡近之情。於是稍有識者。謂鬼神之無情無狀。因而並疑無鬼無神。夫鬼神之狀。非人之狀。而人之狀。則鬼神之狀。鬼神之情。非人之情。而人之情。則鬼神之情。自無而之有者。神未嘗有。而可以有。自有而之無者。鬼當其無。而固未嘗無。特人視之不能見。聽之不能聞耳。

雷者陽物發於地中。以有光響。而或凝爲斧之石。斜

日微雨霑苗葉。漸成形而能蠕動。於此可驗神之狀。汞受火煎無以覆之。則散而無有。孟覆其上。遂成朱粉。油薪熬於空曠。煙散而無纖埃。密室閉窒。乃有煤墨。於此可驗鬼之狀。發生之氣。條達循理。可順而不可逆。神之所好者義也。所惡者不義也。煮蒿悽愴。悲死而依生。鬼之所惡者不仁也。所好者仁也。於此可驗鬼神之情。如謂兩閒之無鬼神。則亦可謂天下之無理氣。氣者生無從而去無迹。理者亦古人爲之名。而不可見不可聞者也。司馬遷曰。何知仁義。以享其利者爲有德。循名責實。必求其可見可聞者以爲情。

狀。則暴氣逆理。而但據如取如攜之利。亦何所不可哉。鬼神者聖人知之。君子敬之。學者盡人事以事之。自與流俗之下愚。媚妖妄以求福者。天地懸隔。何得臨下愚之深以爲高乎。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人道之通於天。天德之察乎人者也。鬼神則視不可得而見。聽不可得而聞。禮樂則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亦奚用此哉。苟簡嗜利之人。或託高明以蔑鬼神。或託質樸以毀禮樂。而生人之心。固有所不安於下。愚鄙野之夫。以其不安之情。橫出而爲風俗。以誣鬼神。以亂禮樂。皆

苟簡嗜利者激而導之也。以艸野之拱箬醺酒爲禮。以箛管篳栗大鈸獨絃及狹邪之淫哇爲樂。以小說雜劇之所演游髡妖巫之所假說者爲鬼神。如鐘馗斧首也。而謂爲唐進士張僊。孟昶像也。而謂求嗣之神文昌星也。而謂之梓潼玄武龜蛇也。而謂修行於武當。皆小說猥談塗關壯繆之面以朱繪雷霆之喙以烏。皆優人雜劇倡之。而鬼神亂於幽禮樂亂於明誠爲可惡。乃名山大川。僅供遊玩。行歌互叫。自適情欲。取野人不容味之情而漸滅之。則忠孝皆贅疣。不如金粟之切於日用久矣。存養省察之幾。臨之以鬼。

神則嚴。君民親友之分。文之以禮樂則安。所甚惡於天下者。循名責實之質樸。適情蕩性之高明也。人道之存亡。於此決也。

堂堂巍巍。壁立萬仞。心氣自爾和平。如彊壯有力者。雖負重任。行赤日中。自能不喘。力大氣必和也。毋以簞豆竿牘爲恩怨。毋以婦人稚子之啼笑。田夫市販之毀譽爲得失。以之守身。以之事親。以之活人。焉往而生。不平之氣哉。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卑下之必生於慘刻也。學道節修之士。自命爲豪傑。於此亦割捨不下。奚足以與於仁。王龍溪家爲火焚。其往來

書牘言之不置。平生講良知。至此躁氣浮動。其所謂
良知者。非良知也。夫子廡焚不問馬。故惻怛之心。專
注於人。人幸無傷。則太和自在。聖人胞中。以之事親。
則底豫。以之立身。則浩然。以之治人。則天下歸之。此
之謂良知。
吝似儉。鄙似勤。懦似慎。吝者貪而無已。何儉之有。鄙
者鎖磨歲月精力於農圃簞豆之中。而荒廢其與生
俱生之理。何勤之有。懦者畏禍而避之。躬陷於大惡
而不恤。何慎之有。儉者節其耳目口體之欲。節已而
不節人。勤者不使此心昏昧。儉安於近小。心專而志

致。慎者畏其身入於非道。以守死持之。而不爲禍福利害所亂。能儉。能勤。能慎。可以爲豪傑矣。莊生非知道者。且曰。人莫悲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吝也。鄙也。懦也。皆以死其心者也。

凡事但適如其節。則神化不測之妙。卽於此。禮者節也。道前定則不窮。秉禮而已。聖人自有定式之可學。但忽略而不知通耳。陳白沙與莊定山同渡江。舟中有惡少。知爲兩先生。而故侮之。縱談淫媾。至不忍聞。定山怒形於色。回視白沙。神色甚和。若不見其人。不聞其說者。定山以此服白沙爲不可及。定山之怒正

也。而輕用之惡少。則君子之威亦褻。白沙抑未免有柳下不恭之意。視其人如雞犬之亂於前。不恭者君子所不繇。至此而二者之用窮矣。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秉周禮也。白沙已授詞林。定山官主事矣。渡江自當獨覓一舟。而問津於買渡之艇。使惡少得交臂而坐。遂無以處之於後。非節畧之過歟。聖人不徒行。但循乎禮制之當然。而以遠狎侮者。即此而在。養其性情之和。不妄於喜怒。容納愚賤。以使得罪於君子。亦即在此。此即所謂聖而不可知也。無往而非禮焉耳。

羅念菴殿試第一。聞報之日。自袖米赴金寺講學。此
賢於鄙夫耳。聞報之明日。卽面恩拜命。乃君子出體
事主之始。自當敬慎以俟。而置若罔聞何也。名位自
輕於講習。君父則重矣。詩云。被之僮僮。夙夜在公。婦
人且虔虔。夙夜以待事。而况君子。念菴此等舉動。自
少年意氣。又爲陽明禪學所惑。故偏而不中如此。後
來見龍溪之放縱。一意踐履。自應知當時之非凡。但
異於流俗。爲流俗所驚嘆而豔稱者。皆皮膚上一重
粗迹。立志深遠者。不屑以此自見。
生汙世處僻壤。而又不免於貧賤。無高明俊偉之師

友相與薰陶。抑不能不與惡俗人值見。其自處莫要於慎言。言之不慎。因彼所知而言之。因彼所言而言。之則將與俱化。如與仕者言。則言遷除交結。與鄉人言。則言賦役獄訟。不知痛戒。而習爲固然。其迷失本心。難以救藥矣。守口如瓶。莫此爲至。吾所言非彼所欲聞。則量晴較雨。問山川。談風物。可爾。若范希文傲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不容已詢芻蕘。以達天下之情。然必此中瑩淨。不夾帶一絲自家飢寒利害在內。方可出而問世。不然。且姑自愛其口。若惡俗無恥。苦相聒厭。則當引咎自反。我必有以致此物之至。益加

緘默。生彼之媿。勿容自恕也。

莊生云。參萬藏而一成純。言萬歲亦荒遠矣。雖聖人有所不知。而何以參之。乃數千年以內。見聞可及者。天運之變。物理之不齊。升降汚隆。治亂之數。質文風尚之殊。自當參其變。而知其常。以立一成純之局。而酌所以自處者。歷乎無窮之險阻。而皆不喪其所依。則不爲世所顛倒。而可與立矣。使我而生乎三代。將何如。使我而生乎漢唐宋之盛。將何如。使我而生乎秦隋。將何如。使我而生乎南北朝五代。將何如。使我而生乎契丹金元之世。將何如。則我生乎今日。而將

何如。豈在彼。在此。遂可沈與俱。沈浮與俱。浮耶。參之。
而成純之一。審矣。極吾一生數十年之內。使我而爲
王侯。卿相。將何如。使我而飢寒不能免。將何如。使我
而蹈乎刀鋸鼎鑊之下。將何如。使我而名滿天下。功
蓋當世。將何如。使我而槁項黃馘。沒沒以死。於繩樞
甕牖之中。將何如。使我不榮不辱。終天年於閭巷田
疇。將何如。豈如此。如彼。遂可驕可移。可屈耶。參之。而
成純之一。又審矣。變者歲也。不變者一也。變者用也。
不變者體也。歲之寒暄晴雨異。而天之左旋。七曜之
右轉也。一手所持之物。足所履之地。或動或止。異而

手之可以持。足之可以行也。一唯其一也。是以可參於萬世。無恆之人。富而驕。貧而詔。且而秦。暮而楚。緇衣而出。素衣而入。蠅飛蝶驚。如飄風之不終日。暴雨之不終晨。有識者哀其心之死。能勿以自警乎。樸之爲說。始於老氏。後世習以爲美談。樸者本之已伐而未裁者也。已伐則生理已絕。未裁則不成於用。終乎樸則終乎無用矣。如其用之。可棟。可楹。可豆。可俎。而抑可溷。可牢。可柶。可梩者也。人之生理在生氣之中。原自盎然充滿。條達榮茂。伐而絕之。使不以暢茂。而又不施以琢磨之功。任其頑質。則天然之美。旣

喪而人事又廢。君子而野人，人而禽。胥此爲之。若以樸言，則唯飢可得而食，寒可得而衣者爲切實有用。養不死之軀以待盡，天下豈小若而人耶？自鬻爲奴，穿窬爲盜，皆以全其樸，奚不可哉？養其生理自然之文而修飾之以成乎用者，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遄死者，本之伐而爲樸者也。唯直之一字最易蒙昧，不察則引人入禽獸，故直情徑行禮之所斥也。證父攘羊，欲直而不知直，墮此者多矣。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隱字切難體會，隱非誣也，但默而不言，非以無作有，以皂作白，故左其說以相欺罔也。則又

何害於道哉。豈獨父子爲然乎。待天下人論天下事。可不言者。隱而不言。又何嘗枉曲直耶。父至攘羊。不可證。固不待言。即令他人攘羊。亦自有證之者。假令無證之者。亦無大損。總不以天下之曲直是非攬之於已。而違其坦然自遂。付物之是非於天下。公論之心。即至位官聽訟。亦以不得已之心應之。吾盡吾道。不爲人情愛憎起一波瀾。曲折此之謂直。隱即直也。隱而是非曲直。原不於我一人而廢天下之公。則直在其中矣。

子之於父母。去一媚字不得。臣之於君。用一智字不

得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小人之媚人也在。此而加以色之溫。言之柔。其媚乃工。舜盡事親之道。此而已矣。辱之不避。斥之不退。刑戮將加而不憂。知必無可爲之理。而茫昧不知止。可謂不智矣。已而以之窮困。以之軀不得全。妻子不保。不智之尤也。寧武子。劉子政。段太尉。方正學之所守。此而已矣。自非君父。則媚者小人之術。不智者下愚之自陷於阱矣。以處人之道事君父。以事君父之道事人。學術之不明。而害適情之正。故人不可不學。

語學而有云秘傳秘語者。不必更問。而即知其爲邪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待可教而後教耳。及其言之。則亦與衆昌言。如呼曾子而告一以貫之。則門人共聞。而曾子亦不難以忠恕注破。固夫子之所雅言也。密至傳心之法。乃玄禪兩家自欺欺人。事學者未能揀別所聞之邪正。且於此分曉。早已除一分邪惑矣。王龍溪。錢緒山。天泉傳道一事。乃摹倣慧能神秀而爲之。其無善無惡四句。即身是菩提樹。四句轉語。附耳相師。天下繁有其徒。學者當遠之。無譽者聖人之直道。而曲成天下之善。即在於此譽。

則有過情之言。因而本無此堅僻之志者。以無知者之推崇。而成乎不肯下之勢。則力護其名。而邪淫必極。如陽明撫贛以前。舉動俊偉。文字謹密。又豈人所未及。後爲龍溪。心齋。緒山。蘿石輩推高。便盡失其故吾。故田州之役。一無足觀。使陽明而早如此。則劾劉瑾。討宸濠事。亦不成矣。蓋斥姦佞。討亂賊。皆分別善惡事。不合於無善無惡之旨也。翁然而爲人推所獎。乃大不幸事。孔子自顏子無言不說。子貢力折羣毀外。他弟子皆有疑而相助之意。不失其闇闇侃侃。行之素。固當時人才之盛。亦聖人之薰陶學者。別是

一種氣象。自不至如蠶之遠王。薨薨扇羽也。况德未立。學未成。而譽言至乎。聞譽而懼。庶幾免夫。天地既命我爲人。寸心未死。亦必於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者。留吾意焉。聖賢之言。皆不可食。不可衣者也。今之讀書者。以之爲飢之食。寒之衣。是以聖賢之言。爲俗髡妖巫之科儀符咒也。哀哉。

王介甫以經義易詩賦。其意良善。欲使天下之爲士者。爲習於聖賢之言。雖未深造。而心目之間。常有此理。作鏡中之影。以自知妍媸。而飾之。自王守溪以弱肉彊食之句。爲邱瓊山所賞拔。而其所爲呼應。開合。

裁翦整齊之法。羣相奉爲大家。不知天地間要此文
字何爲。士風日流於靡。蓋此作之俑也。子曰。辭達而
已矣。有意不達。達而不已。拙也。無意可達。惟言是飾。
是謂言不繇衷。王守溪薛方山之經義。何大復王元
美之詩。皆無意可達者也。爲士於今日。不能不以此
爲事。能達其意。如顧涇陽可矣。黃石齋之文。狂。黃蘗
生之文。狷。殆其次乎。侮聖人之言。小人之大惡也。自
蘇明允以斗筭之識。將孟子支分條合。附會其雕蟲
之技。孫月峯於國風。考工記。檀弓。公羊。穀梁。效其尤。
而以纖巧拈弄之。皆所謂侮聖人之言也。然侮其詞。

猶不敢侮其義。至姚江之學出。更橫拈聖言之近似者。摘一句一字。以爲要妙。竄入其禪宗。尤爲無忌憚之至。讀五經四書。但平平讀去。涵泳中自有無窮之妙。心平則敬。氣平則靜。真如父母師保之臨其上。而何敢侮之有。

陶淵明讀書。但觀大意。蓋自漢以後。注疏家瑣瑣訓詁。爲無益之長言。如昔人所謂。曰若稽古四字。釋至萬餘言。如此者。不得逐之以汜濫失歸。陶公善於取舍。而當時小儒。驚爲迥異。乃此語流傳。遂爲慵惰疎狂者之口實。韓退之謂爾雅注蟲魚。爲非磊落人。而

其譏苟揚。擇不精。語不詳。則自矜磊落者。必至之病。讀書者。以對父母師保之心。臨之一罄歎。一欠伸。皆不敢忽。而加以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之情。將順於意言之表。方可謂畏聖人之言。以疎慵之才而效陶公自命爲磊落。此之謂自暴。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苟仁未熟。而欲孤行其好惡也。必僨。則必有所資以行。吾好惡者。與君子處則好。君子之好。惡君子之惡。與小人處。則好小人之好。惡小人之惡。又下而與流俗頑鄙者處。則亦隨之以好惡矣。故友善士者。自鄉國天下以及於古人。所謂以

友輔仁也。謂引吾好惡之情。而擴充吾善善惡惡之量也。

君子之懷刑者。常設一聖王在上。良有司奉失惟謹之象。於衰亂之世。則其所必不可爲者見矣。亂世末俗之所謂不可爲者。有可爲者也。其所可爲者。多不可爲者也。出乎刑者。入乎禮。豈惴惴然趨利避害之謂乎。

毋友不如己者。安所得必勝己者而友之。必求勝己。則友孤矣。恆人之病。樂友不如己者。以自表暴。而忌勝己者。不與之友。故切以爲戒。人之氣質。互有勝劣。

動靜敏遲剛柔儉博交相爲勝。忌其相勝。則取近己之偏者。而與友近己之偏。則固不如己矣。以其動振己之靜。以其靜節己之動。以其剛輔己之柔。以其柔抑己之剛。以其敏策己之遲。以其遲裁己之敏。以其儉約己之博。以其博益己之儉。則雖賢不如己。而皆勝己者矣。凡見爲如己者。皆不如己者也。從己之偏。己既有一偏之長矣。彼無能益。而相獎以益偏。此之謂不如己。

守其所見。而不爲違心之行。亦可謂之信。忘乎己而一於理之謂誠。故曰言不必信。一於理也。朱子謂衆

人之信。只可喚作信。未可喚作誠。蓋流俗之所謂信者。皆不必之信。天下之物理無窮。已精而又有其精者。隨時以變。而皆不失其正。但信諸已而即執之。如何得當。况其所爲信。諸己者。又所因習氣。我守一先生之言。漸漬而據爲己心乎。人之所爲萬變不齊。而志則必一。從無一人而兩志者。志於彼。又志於此。則不可名爲志。而直謂之無志。天下之事無不可行。吾志者。如良醫用藥。溫涼寒熱。俱以攻病。必欲病之愈者。志也。志正則無不可用。志不持。則無一可用。焯焯然一往必伸者。介然之氣也。

氣則有伸有屈。其既必遷。以此爲志。終身不成。學易而好難。行易而力難。恥易而知難。學之不好。行之不力。皆不知恥。而恥其所不足。恥者。亂之也。不學不行者有矣。人未有一無所恥者。乞人與有之。自惡衣惡食。宮室之不美。妻妾之不奉。所識窮乏者之不得我。至於流俗之毀譽。汙世之好尚。皆足以動人之恥心。抑有爲害最大。而人不知者。師友之規諫。賢智之相形。不以欣然順受。企慕之心承之。而憤怍掩覆。若惟恐見之。唯恐聞之。此念一蒙。則雖學而非其好。雖行而必不力。樂與讒諂面諛之人交。而忌媚毀謗。

以陷溺於不肖之爲。皆無所不至。故恥必知擇。而後可謂之有恥。直而濟之以慎。乃非證父攘羊之直。慎而用之於直。乃非容頭過身之慎。道聽之。塗說之。聞善則譽之。聞不善則毀之。縱心縱口。無忌憚而爲小人。直之賊也。惟不慎也。欲進而不敢進。欲退而不敢退。無取怨於人之道。而猶畏人之怨己。無不可伸志之爲。而猶隱忍而不敢爲。慎之賊也。唯不直也。一失足於流俗。則終身之恥不可洒。一得罪於清議。則百行不能掩。其非如之何不慎。慎者慎吾之不直也。惟恐不直。則惟

恐不慎。直而不慎。則爲似忠信之鄉愿。慎而不直。則爲患得失之鄙夫。將以免尤悔。幸而免焉。鬼神謫之。况其不能免乎。

忽然一念橫發。或緣舊所愛憎。或馳逐於物之所攻取。皆習氣暗中於心。而不禁其發者。於此而欲遏抑之。誠難。如見人食梅。則涎流不能自禁。若從未嘗食梅者。涎必不流。故天下之惡。以不聞爲幸。聞之而知惡之。亦是誤嚼鳥喙。以藥解之。特不速斃。未嘗不染其毒。親正人。遠宵小。庶幾免夫。若蒞官聽訟。不容己於聞人之惡。乃易曰。無留獄。曾子曰。勿喜。非止矜恤。

之亦以天下千條萬緒之惡不堪涵泳也。末俗有習氣無性氣。其見爲必然而必爲見爲不可而不爲。以婢婢然自任者。何一而果其自好自惡者哉。皆習聞習見而據之氣。遂爲之使者也。習之中於氣如瘴之中人。中於所不及知而其發也。血氣皆爲之懣涌。故氣質之偏。可致曲也。嗜欲之動。可推以及人也。惟習氣移人。爲不可復。施斤削。嗚呼。今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師友之互相教者。何一而非習氣乎。苟於事已情定之際。思吾之此心此氣。何自而生。見爲不可已者。果不可已乎。見爲可不顧者。果可不顧乎。僅令從

不聞此。從不見此。而吾心不可不如此乎。吾所見所聞者。其人果可以千古。可以沒世乎。則知害之所自中矣。吾性在氣之中。氣原以效性之用。而舍己以爲天下用。是亦可以悔矣。如其不能自覺。則日與古人可誦之詩。可讀之書。相爲浹洽。而潛移其氣。自有見其本心之日昧者。不知者曰。吾之性氣然也。人亦責之曰。其性氣偏也。嗚呼。吾安得性中之生氣。而與之乎。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繇。君子之所恥。如此其大也。聖人之瑕。且恥繇之矣。降而爲天下之善士。有

不足者。恥與之同。降而一國之善士。恥與之同。其失。降而一鄉之善士。恥與之同。其失止矣。若夫人之與我不同類。其卑陋顛倒之爲。屑屑然以之爲戒。則將以幸不爲彼之爲而自足。嗚呼。吾之生也。而僅異於彼乎。人之大小。自截然分爲兩塗。如黑白之不相雜。舍其黑而求全於白之中。雪也。玉也。且於雪玉有擇焉。而但求白之異於黑乎。三人行擇其不善而改之。聖人之大用。非爾所及也。

法語之言而從。異與之言而說。即不繹以改之心也。法言而能說。異言而能從。說而後改。從而後繹。聞教

之下。移易其情則善矣。異言而說者。好諛之心也。法言而從者。無耻之耻也。待言而生。改過遷善之心已末矣。况但以聲音笑貌而易其情乎。

孟子言性。孔子言習。性者天道。習者人道。魯論二十篇皆言習。故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失之習。而欲求之性。雖見性且不能救其習。况不能見乎。易言蒙以養正。聖功也。養其習於童蒙。則作聖之基立於此。人不幸而失教。陷入於惡習。耳所聞者。非人之言。目所見者。非人之事。日漸月漬。於里巷村落之中。而有志者。欲挽回於成人之後。非洗髓伐毛。必不能

勝。惡他人之惡。不如惡在我昔日之所知所行所聞。所見。高洋治亂。絲拔刀斬之。斯爲直截。但於其中。揀擇。可爲不可爲。而欲姑存。以便所熟習。終其身於下。愚而已。

人之唯其意之所發。而爲不善者。或寡矣。即有之。亦以無所資籍。無所印證。而不圖其失已著。尙可革也。故唯其所發。而爲不善者。過也。非惡也。聞惡人之言。因而信之。則成乎惡。而不可敵。故君子於人之不善。矜其自爲之適。而望其改。其聽惡人之言而效之。則深惡而痛絕此。臣豈敢殺其君。子豈忍殺其父。皆有

導之者也。導之者皆言之有故。行之有利者也。國有鄙夫。家有敗類。以其利口。彊有力。成人之惡。習焉安焉。遂成乎下。愚不移。終不移於善矣。故聖人所以化天下者。習而已矣。

做經生讀書時。見古今之暴君。汙吏。怒之怨之。長言而詆誹之。即此一念。已知其出而居人上。毀廉恥。肆戕虐者。殆有甚焉。何也。其與流俗詆誹者。非果有惡惡之心。特以甚不利於己。而恐怨之耳。有志者其量亦遠。伊尹當夏桀之世。而樂何屑與之爭得失乎。且彼之爲暴爲汚者。惟其以利於己爲心也。彼以利於

己而爲民賊。吾亦以不利於己而怨怒之。易地皆然。故日出而居人上。殆有甚焉。惡人之得居人上而害及人。天也。晦蒙否塞。氣數之常也。安之而已。退而自思。吾雖貧賤。亦有居否下者。亦有取於人者。亦有宜與人者。勿見可爲而卽爲。見可欲而卽欲。以求異於彼。而不爲風氣所移。則孤月之明。炳於長夜。充之。可以任天下。

不得已而爲資生之計。言者曰。惟勤。惟儉。儉尙矣。勤則吾不知也。勤所以不可者。非惰之謂。人之志氣。才力。與有涯之歲月。唯能勝一勤而不能勝二勤。吾自

有吾人志氣。勤於此則荒於彼。鷄鳴而起。孳孳爲利。專心竝氣。以趨一塗。人理亡矣。若夫儉則古人有言。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儉所以爲德之共者。儉則事簡。事簡則心清。心清則中虛。而可以容無窮之理。而抑不至浮氣逐物。以喪其所知所能。之固有彼言資生。而以儉與勤並稱者。非儉也。吝也。儉以自節。吝以成貪。其別久矣。吝而勤。充其所爲。至不知君父。嗚呼危矣哉。天地授我以明聰。父母生我以肢體。何者爲可以竭精疲神而不可惰。思之思之。尙知所以用吾勤乎。

中華民國十一年五月一日出版

俟

解

實價一角

著者 王船山

發行者 趙南公

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



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

上海四馬路

特約代售處 重慶唯一書局

10

1072

27.1
12-8